

# 中国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贫困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樊士德 金童谣

**【摘要】**文章基于中国 1999~2019 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劳动力流动与贫困的时空动态特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贫困的影响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城乡间和时空上的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劳动力流动显著降低城市贫困程度,同时导致农村贫困程度加深,且劳动力流动对贫困的影响具有空间外溢效应。(2)分阶段研究发现,2010 年以前劳动力流动对本地区城乡贫困有缓解作用,2010 年以后则加剧了城乡贫困。(3)除劳动力流动外,地区的城镇化率、基础设施水平、就业率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在不同阶段对中国城市和农村贫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投入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城乡减贫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城市贫困 减贫效应 空间外溢效应

**【作者】**樊士德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童谣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的流动是一个伴随着中国贫困减缓的特征化事实,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对贫困的影响研究主要持减缓论、加剧论和不确定论 3 种观点。多数学者利用微观数据从劳动力流动的收入转移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提高农业生产率等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从收入转移效应看,有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获得工资性收入并以汇款的形式实现收入转移(樊士德、江克忠,2016;邹薇、樊增增,2020),在短期内有助于提高留守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摆脱经济贫困(都阳、万广华,2014;刘一伟,2018;韩佳丽等,2018)。部分学者利用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对不同微观主体的主观和客观贫困、绝对和相对贫困均产生不同程度的正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与政策研究”(编号:18BJL124)的阶段性成果。

向影响,且这种减贫效应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异质性(樊士德、朱克朋,2019)。二是从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看,部分学者认为,在非农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直接增加了外出务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孙亚南,2020),与此同时,城市的就业压力和就业门槛让外出务工劳动力更新了教育理念,提高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进而选择子女随迁并接受城市教育或增加留守子女教育投入,从家庭层面提高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降低代际贫困的发生概率(张安驰、樊士德,2018)。三是从农业生产效率看,有学者研究发现,汇款除用于留守家庭日常生活外,还有助于农户增加化肥、种子和农业机械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农业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增加家庭农业收入,从而有效避免家庭陷入绝对贫困(Taylor等,2003;刘华珂等,2017;张桂文等,2018)。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外出务工会导致农业劳动力供给不足、农村土地撂荒、农村“智力流失”,这些因素会给农村减贫带来负面影响(Wouterse,2010;阮荣平等,2011)。

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缺乏劳动力流动对城市贫困影响足够的学术关注。已有研究更多侧重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地区和农村家庭贫困影响的考察,而对城市贫困尤其是城市内部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相对贫困群体缺乏关注。另一方面,鲜有研究将劳动力流动、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事实上,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不仅会影响农村贫困,而且会影响城市贫困。因此,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贫困的内在影响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从理论机制看,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贫困影响及其空间外溢效应的内在作用在于:(1)劳动力流动对城市贫困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因劳动力流入城市,形成要素规模的集聚,繁荣城市本地市场,提升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从而减少城市贫困,形成正向效应;另一方面,因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贫困人口的空间位移、城市收入的不平等、户籍歧视与社会分化等,形成负向效应。(2)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也存在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劳动力流动通过位置效应(即贫困人口的空间位移)、收入效应(即外流劳动力非农收入的提升)及收入转移效应(即务工收入以汇款等形式向留守家庭的回流)等,对减缓农村贫困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出、农业生产青壮年劳动力参与率降低、农业人力资本流失、农村土地撂荒、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福利受损等问题,对减缓农村贫困造成消极影响。(3)在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影响的空间外溢效应机理方面,劳动力流动实现了劳动力及其所附载的资本、技术、信息和知识等在内的要素和资源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动态流动和重新配置,通过上述要素在不同地区的传导、整合、分享和辐射,最终形成对周边地区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跨区域的空间外溢效应。

在目前相对贫困上升为贫困治理重点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是否有助于缓解贫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城市和农村贫困?其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有什么异质性影响?这一影响是否存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差异?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

度,在剖析中国劳动力流动与贫困演进特征的基础上,将城市和农村纳入统一框架,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动态影响及其异质性和空间外溢效应。

## 二、劳动力流动与贫困的时空动态特征化事实

### (一)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城市或农村的贫困程度,该变量描述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是反映一个地区社会公平程度和整体居民生活状况的相对概念。已有研究使用过贫困发生率、贫困指数、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等作为衡量各省贫困状况的标准。贫困发生率可以从历年《中国贫困监测报告》中获得,但这一指标不包含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用于比较研究中国不同时期、不同省份贫困状况有明显的局限性。另外,贫困指数和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两种方法,需要统一的收入维度贫困识别标准,而本文所选取的时间跨度较长,尚且没有统一的、较长的微观调研时间序列数据。因此,本文借鉴单德朋等(2015)的方法,将恩格尔系数作为地区贫困程度的识别标准,且将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作为恩格尔系数的代理变量,通常恩格尔系数越大,该地区家庭食品支出比例越高,用于社会交往和个人价值提升等其他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消费相对越低,其贫困程度也就越高。现实生活中,也可能存在个别富裕家庭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占比较高的情形,但总体来看,在长时间跨度下,大部分家庭的消费倾向和地区间消费倾向符合恩格尔系数的一般规律且具有相对稳定性,个别家庭对贫困程度识别的可能偏误,并不影响总体上对相应省份贫困程度的识别,因此该方法适用于本文对劳动力流动影响贫困的定量研究。此外,为了厘清各种因素对中国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分别设定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作为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考察的被解释变量。计算公式分别为:城市贫困 = 城镇人均食品消费 ÷ 城镇人均总消费;农村贫困 = 农村人均食品消费 ÷ 农村人均总消费。

####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各省劳动力流动比率。李晓阳、黄毅祥(2014)将一地区的人口净流入率作为对劳动力流动比率的替代变量。然而,部分省份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规模相近,采用人口净流入率会产生一定偏误。因此,本文采用流动人口比率作为对劳动力流动比率的替代变量。流动人口主要通过人户分离人口扣除市辖区人户分离的人口得到,鉴于部分省份的市辖区内人户分离数据缺失,使用人户分离人口近似替代,则劳动力流动比率 = 人户分离人口 ÷ 总人口数 × 100%。需要注意的是,流动人口中可能包含非劳动力流动,该数据较真实值偏大,但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 3. 控制变量

本文设置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基础设施水平、教育财政支出水平、社会

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水平、就业率及人力资本水平等对贫困程度产生协同影响的控制变量。其中:(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 的对数作为代理变量。(2)城镇化率 = 城镇人口数<sup>①</sup> ÷ 总人口数 × 100%。(3)基础设施水平用道路面积覆盖率作为代理变量,基础设施水平 = 年末实有道路面积 ÷ 地区总面积 × 100%。(4)教育财政支出水平 = 教育支出<sup>②</sup> ÷ 总财政支出<sup>③</sup> × 100%。(5)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水平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sup>④</sup> ÷ 总财政支出 × 100%。(6)就业率 = 就业人员数 ÷ 劳动力总数 × 100%。(7)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增加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途径(Barro 等, 1993),故本文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存量。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样本为 1999~2019 年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部分省份在不同年份的某些变量存在少量缺失值,本文使用线性插值法将数据补齐。

本文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1999~2019 年中国各省平均劳动力流动比率为 15.2%,农村平均贫困程度明显高于城市平均贫困程度,城市平均贫困程度为 35.3%,农村平均贫困程度为 40.8%。其中,城市贫困程度最低为 19.3%,最高为 51.5%;农村贫困程度最低为 23.8%,最高为 79.3%。这说明中国各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整体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内部贫困程度的差距也明显大于城市。

## (二) 劳动力流动与贫困时空双重维度变化的特征事实

### 1. 时间维度

总的来看,中国劳动力流动、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在 2010 年前后呈现出不同的波动特征,这一特征事实构成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的时间异质性影响的现实基础(见表 2、表 3)。

表 1 各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N=651)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贫困	0.353	0.058	0.193	0.515
农村贫困	0.408	0.091	0.238	0.793
劳动力流动比率	0.152	0.115	0.003	0.674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4.365	0.389	3.394	5.215
城镇化率	0.493	0.160	0.139	0.896
基础设施水平	0.002	0.004	0.000	0.034
教育财政支出水平	0.159	0.026	0.086	0.222
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水平	0.104	0.047	0.008	0.275
就业率	0.116	0.066	0.051	0.498
人力资本水平	12.954	0.931	10.282	14.700

注:根据 2000~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相应年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① 城镇人口数是指常住人口。

② 2007 年以前中国“教育财政支出”采用的指标为“教育事业费”,2007 年开始改为“教育”。

③ 2007 年以前中国“财政支出”采用的指标为“一般预算支出”,2007 年开始改为“财政支出”。

④ 2007 年以前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所采用的指标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2007 年改为“社会保障和就业”。

表2 1999~2019年中国劳动力流动比率变化趋势 %

年份	劳动力流动比率	劳动力流动比率增长率	年份	劳动力流动比率	劳动力流动比率增长率
1999	5.78	-	2010	21.04	124.77
2000	12.56	117.46	2011	21.21	0.82
2001	12.69	1.07	2012	20.26	-4.48
2002	9.52	-25.03	2013	20.14	-0.57
2003	9.07	-4.63	2014	20.36	1.10
2004	8.88	-2.10	2015	22.31	9.58
2005	12.61	41.94	2016	18.69	-16.25
2006	10.73	-14.90	2017	19.81	6.03
2007	9.80	-8.70	2018	21.30	7.49
2008	9.57	-2.33	2019	22.30	4.71
2009	9.36	-2.21			

注:根据200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相应年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13%。从增长率看,除1999~2001年和2004~2005年是正增长以外,其他年份均为幅度较小的负增长。(2)第二阶段为2010~2019年。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比率水平偏高且以

从表2可以看出,1999~2019年中国劳动力流动比率整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且具有波动频繁和变动幅度大的特点。2010年,劳动力流动比率大幅上涨,由2009年的9.4%增加至2010年的21.0%<sup>①</sup>,增长率超过120%。这一大幅变动将中国劳动力流动比率及增长率的情况分割并形成特点鲜明和差异化明显的两个阶段:(1)第一阶段为1999~2009年。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比率水平偏低,最低比率约为6%,最高比率约为

表3 1999~2019年中国贫困程度变化趋势

年份	总体贫困程度	城市贫困程度	农村贫困程度	年份	总体贫困程度	城市贫困程度	农村贫困程度
1999	0.492	0.424	0.538	2010	0.391	0.367	0.414
2000	0.465	0.397	0.502	2011	0.388	0.372	0.406
2001	0.447	0.383	0.485	2012	0.383	0.371	0.396
2002	0.434	0.376	0.469	2013	0.363	0.349	0.379
2003	0.431	0.376	0.462	2014	0.322	0.306	0.341
2004	0.439	0.383	0.475	2015	0.316	0.303	0.333
2005	0.426	0.373	0.460	2016	0.309	0.298	0.325
2006	0.403	0.365	0.431	2017	0.300	0.300	0.314
2007	0.406	0.372	0.434	2018	0.288	0.281	0.303
2008	0.416	0.389	0.441	2019	0.286	0.279	0.302
2009	0.395	0.376	0.414				

注:总体贫困程度指根据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加权计算的总体贫困程度,计算公式为:总体贫困程度=城市贫困程度×城市人口比重+农村贫困程度×农村人口比重。根据200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相应年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① 尽管本文2010年数据与其他年份同样是通过各省数据计算得到,但不排除部分省份参考或采用了人口普查数据,进而导致该年数据大幅提高。

正增长为主。最低比率约为 19%，最高比率约为 22%。从其增长率看，除 2011~2013 年和 2015~2016 年出现负增长外，其他年份均为正增长，且这一阶段增长变动幅度比第一阶段更平稳。

从表 3 可以看出，中国贫困程度整体上呈缓慢且稳定的下降趋势，从 1999 年的 0.492 收敛至 2019 年的 0.286。从贫困减缓幅度看，2010 年以前贫困减缓幅度较小，2010 年以后贫困减缓幅度较大。从城乡贫困差距看，2010 年以前城乡贫困程度差距较大，2010 年以后差距较小，且这一差距随时间推移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各省劳动力流动比率逐渐提高，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程度逐渐下降且呈收敛趋势。此外，第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程度较低且以负增长为主，同时贫困程度持续下降；第二阶段的劳动力流动程度较高且以正增长为主，贫困程度仍持续下降，但下降的幅度较第一阶段更大。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将在计量实证中针对 1999~2009 年和 2010~2019 年两个阶段分别检验劳动力流动对贫困的影响，并讨论两阶段的异同。

## 2. 空间维度

从空间维度看，1999~2019 年中国劳动力流动和贫困均呈现出空间集聚性，且在 2010 年前后表现为不同的变化特征。这一空间维度的动态变化特征事实构成了本文从空间外溢视角研究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贫困的现实基础。对此，本文采用 Moran 指数进行全局空间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1999~2019 年中国省际劳动力流动和贫困程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动态变化如表 4 所示。从检验结果看，中国劳动力流动比率与贫困在空间维度存在两方面特征：一是具有空间相关性，且表现为空间集聚性。Moran 指数检验

表 4 1999~2019 年中国劳动力流动比率和贫困程度的 Moran 指数

年份	劳动力流动比率		贫困程度		年份	劳动力流动比率		贫困程度	
	Moran 指数	Z(I)	Moran 指数	Z(I)		Moran 指数	Z(I)	Moran 指数	Z(I)
1999	0.102***	4.051	0.109***	4.301	2010	0.118***	4.533	0.212***	7.236
2000	0.082***	3.526	0.111***	4.602	2011	0.121***	4.588	0.190***	6.664
2001	0.118***	4.636	0.131***	4.949	2012	0.129***	4.858	0.163***	5.977
2002	0.117***	4.547	0.164***	5.898	2013	0.127***	4.770	0.142***	5.272
2003	0.118***	4.599	0.170***	6.094	2014	0.101***	3.995	0.120***	4.869
2004	0.113***	4.430	0.178***	6.275	2015	0.138***	5.098	0.111***	4.636
2005	0.096***	3.832	0.150***	5.734	2016	0.088***	3.610	0.097***	4.219
2006	0.117***	4.511	0.235***	7.879	2017	0.099***	3.926	0.089***	3.928
2007	0.124***	4.693	0.230***	7.727	2018	0.135***	4.991	0.094***	3.872
2008	0.124***	4.702	0.227***	7.636	2019	0.128***	4.770	0.107***	4.270
2009	0.121***	4.573	0.207***	7.113					

注：由 Stata15.1 计算。其中，Z(I) 为构建的标准化 Z 值，用于检验 Moran 指数的显著性。\*、\*\*、\*\*\*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的原假设为被检验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而中国劳动力流动和贫困程度的 Moran 指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可以明确拒绝原假设,该变量存在空间相关性。与此同时,劳动力流动比率与贫困程度的 Moran 指数检验值始终为正,表明这两个变量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性。二是这种空间相关性具有阶段性特征。1999~2009 年劳动力流动的空间相关性相对稳定,而随贫困村和贫困县的脱贫,贫困程度的空间相关性呈不断增强的趋势;2010~2019 年劳动力流动的空间相关性从相对稳定逐渐进入波动时期,而贫困程度的空间相关性则呈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

### 三、空间计量模型建构与实证分析

通过上述对特征化事实的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力流动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化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空间集聚化特征。其中,上述空间维度的特征事实满足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本条件。因此,本文使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贫困的本地区直接效应和邻接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此外,本文还分阶段讨论劳动力流动对贫困的影响,并针对这一影响进行两阶段异同点的比较。

#### (一) 计量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建构

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衡量劳动力流动对贫困程度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其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pov_{it} = \alpha_i + \rho W pov_{it} + \beta_1 mig_{it} + \beta_2 \ln y_{it} + \beta_3 urb_{it} + \beta_4 infras_{it} + \beta_5 eduexp_{it} + \beta_6 soc\&emp_{it} + \beta_7 working_{it} + \beta_8 humcap_{it} + \varphi_1 W mig_{it} + \varphi_2 W \ln y_{it} + \varphi_3 W urb_{it} + \varphi_4 W infras_{it} + \varphi_5 W eduexp_{it} + \varphi_6 W soc\&emp_{it} + \varphi_7 W working_{it} + \varphi_8 W humcap_{it} + \varepsilon_{it}$$

式中, $pov_{it}$  为  $i$  省  $t$  年的贫困程度,包含城市贫困程度和农村贫困程度; $mig_{it}$  是相应的劳动力流动比率; $\ln y_{it}$  是相应的人均 GDP 的对数化; $urb_{it}$  是相应的城镇化率; $infras_{it}$  是相应的基础设施水平; $eduexp_{it}$  是相应的教育财政支出水平; $soc\&emp_{it}$  是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水平; $working_{it}$  是相应的就业率; $humcap_{it}$  是相应的人力资本水平; $W$  是空间权重矩阵。本文所使用的 3 种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为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

本文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比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基础设施水平、教育财政支出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水平、就业率、人力资本水平不存在多重共线性<sup>①</sup>。

<sup>①</sup> 劳动力流动比率容差值为 0.28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容差值为 0.217,城镇化率容差值为 0.319,基础设施水平容差值为 0.482,教育财政支出水平容差值为 0.873,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水平容差值为 0.505,就业率容差值为 0.406,人力资本水平容差值为 0.190。容差值 = 1/VIF,当容差值大于 0.1 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当该值大于 0.2 时表明严格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 (二) 实证结果:基于 1999~2019 年的整体性分析

由于中国城乡发展呈现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本文分别从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两个方面检验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贫困程度的影响(见表 5)。

表 5 1999~2019 年中国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贫困程度影响的空间计量估计(N=651)

变 量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	
	城市贫困	农村贫困	城市贫困	农村贫困	城市贫困	农村贫困
劳动力流动比率	-0.075*** (-3.097)	0.066** (2.156)	-0.084*** (-3.383)	0.081*** (2.657)	-0.098*** (-4.035)	0.081*** (2.698)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102*** (-9.171)	-0.215*** (-15.324)	-0.088*** (-9.452)	-0.187*** (-16.310)	-0.096*** (-9.887)	-0.200*** (-16.770)
城镇化率	-0.048*** (-2.644)	0.018 (0.769)	-0.051*** (-2.811)	0.004 (0.197)	-0.055*** (-3.119)	0.010 (0.446)
基础设施水平	0.265 (0.347)	2.774*** (2.883)	1.084* (1.797)	3.008*** (4.049)	0.950 (1.506)	2.732*** (3.514)
教育财政支出水平	0.337*** (4.171)	-0.108 (-1.059)	0.075 (0.974)	-0.365*** (-3.833)	0.193** (2.408)	-0.230** (-2.329)
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水平	-0.173*** (-3.584)	-0.169*** (-2.779)	-0.161*** (-3.405)	-0.218*** (-3.731)	-0.159*** (-3.418)	-0.184*** (-3.207)
就业率	0.152*** (3.377)	0.116** (2.036)	0.097** (2.229)	0.029 (0.536)	0.114*** (2.588)	0.050 (0.922)
人力资本水平	-0.014*** (-2.644)	-0.007 (-1.033)	-0.013*** (-3.032)	0.001 (0.204)	-0.017*** (-3.858)	-0.030 (-0.551)
W×劳动力流动比率	0.024 (0.019)	0.232*** (3.436)	0.143 (0.209)	0.003*** (0.129)	0.244 (0.956)	0.119*** (2.771)
W×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164*** (3.044)	0.290*** (4.242)	0.032 (1.209)	0.051 (1.483)	0.117*** (2.644)	0.199*** (3.566)
W×城镇化率	0.024 (0.220)	-0.051 (-0.370)	0.034 (0.599)	-0.020 (-0.281)	0.049 (0.508)	-0.099 (-0.823)
W×基础设施水平	1.926 (0.556)	-6.345 (-1.454)	-1.166 (-0.619)	-0.052 (-0.022)	-0.758 (-0.233)	-2.249 (-0.562)
W×教育财政支出水平	-2.093*** (-5.470)	-1.900*** (-3.932)	-0.384* (-1.655)	-0.657** (-2.283)	-1.435*** (-3.887)	-1.557*** (-3.408)
W×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水平	0.150 (0.621)	-0.357 (-1.171)	-0.125 (-0.858)	-0.322* (-1.795)	0.014 (0.061)	-0.435 (-1.506)
W×就业率	-0.534** (-2.236)	-0.953*** (-3.162)	-0.075 (-0.687)	-0.065 (-0.481)	-0.249 (-1.356)	-0.334 (-1.479)
W×人力资本水平	-0.004 (-0.161)	0.018 (0.564)	0.024* (1.924)	0.011 (0.710)	0.037* (1.737)	0.023 (0.870)
log-likelihood	-1360.11	-14818.36	-2087.39	-27357.98	-5280.63	-16540.20
R <sup>2</sup>	0.610	0.761	0.613	0.715	0.637	0.729

注:由 MATLAB R2016a 计算。括号内数据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5可以发现,1999~2019年中国劳动力流动显著影响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程度,且具有空间外溢效应。当被解释变量为城市贫困时,3种权重矩阵下劳动力流动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劳动力流动缓解本地区的城市贫困;当被解释变量为农村贫困时,劳动力流动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劳动力流动会加深本地区的农村贫困程度;从空间外溢效应的视角看,劳动力流动对3种空间邻接地区的农村贫困情况表现为显著的加剧作用,对城市贫困则没有显著影响。但Elhorst(2014)指出,空间杜宾模型设定包含全局效应时估计的结果不能代表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因此这里根据模型的点估计结果进一步分解解释变量的空间外溢效应,即测算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表6给出了3种空间距离权重矩阵下劳动力流动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从表6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具有空间外溢效应。从对本地区的直接效应看,劳动力流动减缓本地区的城市贫困程度,同时导致本地区的农村贫困程度增加,且这种影响的大小基本一致。3种空间矩阵情况下城市贫困计量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直接效应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分别为-0.076、-0.084、-0.090;农村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直接效应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分别为0.088、0.081、0.084。这说明1999~2019年劳动力流动整体表现为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农业向非农的流动,这给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直接带来要素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转变,形成城市减贫而农村增贫的局面。从城市贫困看,要素的集聚效应引发劳动力流入并形成良性循环,经济增长效应促进居民收入整体提升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缓解。从农村贫困看,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直接导致作为主要人口流出地的农村地区劳动力在“数量”和人力资本在“智力”上的双重流失,使农村产业多样化发展受损、农业土地撂荒、农村地区生产力萎缩,进一步遏制乡村发展,导致农村贫困程度加深。从对邻接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看,劳动力流动加深空间邻近地区的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经济距离矩阵下,城市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137,即本地区劳动力流动显著加深经济距离邻接地区的城市贫困程度。地理距离矩阵下,农村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891,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即本地区劳动力流动显著加深地理距离邻接地区的农村贫困程度。

这一计量结果表明:(1)本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程度越高,周边地区贫困程度也越高。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1999~2019年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省内的“乡—城”流动,还表现为省际流动。从现实角度考虑,为了降低流动的机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劳动力往往选择向周边地区转移,劳动力流入率越高的省份,其人力资本的蓄水池越深,而周边地区则表现出人力资本的外流。(2)仅考虑地理因素时,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地理上邻接地区农村的贫困程度,这体现出地理距离是决定农村劳动力外流的重要影响因素。仅考虑经济因素时,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经济水平接近地区城市的贫困程度。(3)劳动力流

表 6 1999~2019 年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贫困程度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效 应	劳动力 流动比率	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	城镇化率	基础设施 水平	教育财政 支出水平	社会保障和 就业财政支出	就业率	人力资本 水平
地理距离矩阵								
城市贫困								
直接效应	-0.076*** (-3.261)	-0.094*** (-9.825)	-0.050*** (-2.926)	0.423 (-0.659)	-0.161* (-2.028)	-0.170*** (-3.674)	-0.110** (-2.443)	-0.015** (-3.534)
间接效应	-0.115 (-0.257)	0.337* (-1.766)	-0.039 (-0.098)	9.090 (-0.761)	-6.969*** (-4.146)	0.102 (-0.118)	-1.620* (-1.799)	-0.052 (-0.599)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0.088*** (-2.886)	-0.204*** (-16.708)	0.015 (-0.656)	2.357*** (-2.851)	-0.271*** (-2.745)	-0.209*** (-3.686)	0.047 (-0.863)	-0.005 (-0.920)
间接效应	0.891* (-1.821)	0.451** (-2.139)	-0.117 (-0.278)	-13.653 (-1.048)	-6.296*** (-3.683)	-1.499 (-1.552)	-2.811** (-2.704)	0.046 (-0.464)
经济距离矩阵								
城市贫困								
直接效应	-0.084*** (-3.394)	-0.088*** (-9.243)	-0.051** (-2.732)	1.092* (-1.812)	0.078 (-1.031)	-0.162*** (-3.359)	0.096** (-2.148)	-0.013** (-3.066)
间接效应	0.137* (-1.977)	0.036 (-1.431)	0.034 (-0.644)	-1.195 (-0.628)	-0.365 (-1.567)	-0.110 (-0.800)	-0.071 (-0.699)	0.023* (-1.974)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0.081** (-2.691)	-0.188*** (-15.836)	0.005 (-0.234)	3.025*** (-3.906)	-0.356*** (-3.789)	-0.214*** (-3.605)	0.029 (-0.533)	0.001 (-0.195)
间接效应	0.001 (-0.015)	0.056* (-1.799)	-0.019 (-0.270)	-0.159 (-0.069)	-0.622** (-2.242)	-0.306* (-1.714)	-0.066 (-0.503)	0.011 (-0.701)
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								
城市贫困								
直接效应	-0.090*** (-3.837)	-0.093*** (-9.732)	-0.055*** (-3.117)	0.906 (-1.467)	-0.144* (-1.815)	-0.162*** (-3.492)	-0.108** (-2.451)	-0.016*** (-3.703)
间接效应	0.334 (-1.627)	0.130* (-1.805)	0.039 (-0.256)	-0.469 (-0.085)	-2.222*** (-3.407)	-0.065 (-0.163)	-0.329 (-1.076)	0.049 (-1.405)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0.084*** (-2.762)	-0.196*** (-16.925)	0.007 (-0.293)	2.683*** (-3.445)	-0.273*** (-2.876)	-0.201*** (-3.507)	0.041 (-0.751)	-0.002 (-0.461)
间接效应	0.219*** (-0.890)	0.197 (-2.267)	-0.147 (-0.762)	-1.804 (-0.289)	-2.476*** (-3.285)	-0.764 (-1.676)	-0.484 (-1.403)	0.032 (-0.813)

注：由 MATLAB R2016a 计算。括号内数据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动对农村贫困的空间外溢效应明显大于对城市贫困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形式是由农业和农村向非农和城镇的流动，劳动力流动给贫困带来的影响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4)地理距离矩阵下的空间外溢效应明显大于经济距离矩

阵下的空间外溢效应。

除劳动力流动因素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基础设施水平、教育财政支出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水平、就业率、人力资本水平均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地区及空间相邻地区的城市和农村贫困产生异质性影响。这些因素对城乡贫困程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本地区的直接影响和邻接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两个方面:(1)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看,上述7个方面因素对城市和农村贫困有显著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均能显著减缓本地区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这3个方面水平越高的地区,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越低,且对农村贫困的减缓程度均明显高于对城市贫困的减缓程度。在地理距离矩阵中,农村贫困模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 $-0.204$ ,约为城市贫困模型中经济发展水平系数( $-0.094$ )的2倍,且这一数量关系在经济距离矩阵和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中同样适用(见表6)。(2)从对邻接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看,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财政支出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水平、就业率4个因素对相邻地区城市和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空间外溢效应,且对城市和农村的影响基本一致。首先,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正(见表6)。表明人均GDP越高的地区,其周边地区的贫困程度也越高。这可能是由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本地区的经济集聚和人口集中程度越高,周边地区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向本地区汇集反而会限制周边地区发展,不利于周边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其次,教育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这部分财政投入对缓解贫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知识和福利的空间外溢效应。再次,地理矩阵下,城市和农村贫困模型中就业率的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负,即本地区就业率越高,周边地区的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越低。

### (三) 分阶段的实证结果:纵向比较

为了厘清不同阶段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影响的异质性,本文按照劳动力流动变化的特征事实将样本划分为1999~2009年和2010~2019年两个阶段,从时间维度进一步分解和剖析劳动力流动影响城市和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表7和表8分别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 1. 第一阶段的实证结果分析

1999~2009年(第一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既存在本地的直接效应,也存在邻接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从本地区的直接效应看,劳动力流动显著减缓本地区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程度,且对城市的减贫效应更强。具体而言,在以地理距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时,城市贫困模型和农村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0.199$ 和 $-0.089$ ;在以经济距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时,城市贫困模型和农村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0.217$ 和 $-0.112$ ;在以地理与经济嵌套距离作

表 7 1999~2009 年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贫困程度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估计

效 应	劳动力 流动比率	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	城镇化率	基础设施 水平	教育财政 支出水平	社会保障和 就业财政支出	就业率	人力资本 水平
地理距离矩阵								
城市贫困								
直接效应	-0.199** (-5.764)	0.038*** (2.948)	-0.008 (-0.579)	0.746 (1.294)	-0.289** (-3.794)	0.104** (2.353)	0.246*** (6.051)	0.030*** (6.732)
间接效应	0.129 (0.256)	0.476** (2.565)	-0.090 (-0.451)	6.470 (1.098)	-1.696* (-1.835)	-0.319 (-0.523)	0.037 (0.078)	0.151** (2.181)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0.089* (-1.913)	-0.084** (-4.621)	0.030 (1.534)	0.225 (0.268)	-0.598** (-5.562)	-0.049 (-0.753)	0.160*** (2.761)	0.019*** (3.015)
间接效应	0.163 (0.253)	0.468** (2.272)	-0.202 (-0.776)	2.101 (0.260)	-2.926** (-2.405)	-1.308 (-1.520)	-1.751** (-2.428)	0.063 (0.748)
经济距离矩阵								
城市贫困								
直接效应	-0.217** (-6.377)	0.061*** (5.315)	0.002 (0.121)	0.907 (1.654)	-0.326** (-4.549)	0.077* (1.767)	0.262*** (6.876)	0.037*** (8.919)
间接效应	-0.596** (-2.212)	0.179* (2.026)	0.089 (0.820)	6.407 (1.579)	-0.785 (-1.643)	-0.367 (-1.076)	0.265 (0.896)	0.051* (1.709)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0.112** (-2.408)	-0.059** (-3.490)	0.039* (2.020)	0.472 (0.578)	-0.629** (-6.156)	-0.065 (-1.025)	0.115** (2.110)	0.027*** (4.500)
间接效应	-0.110 (-0.413)	0.214** (2.133)	0.039 (0.328)	2.235 (0.470)	-1.647** (-2.903)	0.022 (0.058)	-0.465 (-1.366)	0.048 (1.403)
地理经济距离嵌套矩阵								
城市贫困								
直接效应	-0.189** (-5.901)	0.023* (1.748)	-0.015 (-1.002)	0.899 (1.345)	-0.221** (-2.814)	0.111** (2.523)	0.257*** (6.879)	0.025*** (4.922)
间接效应	-0.339** (-3.058)	0.138*** (4.506)	0.012 (0.299)	1.037 (0.838)	-0.477** (-2.594)	0.074 (0.557)	0.337*** (3.201)	0.053*** (4.160)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0.081* (-1.801)	-0.107** (-5.447)	0.028 (1.355)	1.385 (1.397)	-0.426** (-3.893)	-0.017 (-0.265)	0.173*** (3.261)	0.014* (1.950)
间接效应	-0.286** (-2.030)	0.035 (0.965)	0.045 (0.866)	-0.284 (-0.185)	-1.095** (-4.865)	-0.201 (-1.228)	0.008 (0.065)	0.034** (2.360)

注:由 MATLAB R2016a 计算。括号内数据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为空间权重矩阵时,城市贫困模型和农村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0.189 和 -0.081(见表 7)。这表明减贫作用是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影响的主要方面,与农村相比,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在城市地区表现得更为突

表 8 2010~2019 年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贫困程度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估计

效 应	劳动力 流动比率	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	城镇化率	基础设施 水平	教育财政 支出水平	社会保障和 就业财政支出	就业率	人力资本 水平
地理距离矩阵								
城市贫困								
直接效应	0.125*** (2.967)	-0.160** (-5.649)	-0.194** (-2.251)	4.521*** (3.392)	-0.121 (-1.049)	-0.528** (-5.652)	-0.220** (-2.661)	-0.027** (-3.034)
间接效应	-0.737 (-1.536)	-0.223 (-0.764)	1.150 (1.285)	-15.781 (-1.233)	-5.859** (-3.385)	-2.461** (-2.081)	0.227 (0.286)	-0.076 (-0.806)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0.190*** (4.191)	-0.270** (-8.723)	-0.070 (-0.781)	7.064*** (4.803)	-0.463** (-3.506)	-0.651** (-6.425)	-0.031 (-0.335)	0.005 (0.496)
间接效应	-1.313** (-2.192)	-0.025 (-0.082)	2.085** (2.066)	-33.536* (-2.303)	-7.267** (-3.702)	-3.723** (-2.759)	-0.046 (-0.051)	0.068 (0.627)
经济距离矩阵								
城市贫困								
直接效应	0.108** (2.680)	-0.178** (-7.354)	-0.133* (-1.918)	3.037*** (2.760)	-0.431** (-3.901)	-0.615** (-6.768)	-0.170** (-2.265)	-0.036** (-4.846)
间接效应	-0.342*** (-2.941)	-0.063 (-1.032)	0.306 (1.512)	-4.930 (-1.659)	0.157 (0.546)	-0.294 (-1.172)	0.439* (1.941)	-0.008 (-0.383)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0.159*** (3.449)	-0.284** (-9.778)	0.036 (0.419)	4.293*** (3.437)	-0.802** (-6.849)	-0.813** (-7.988)	-0.038 (-0.440)	0.001 (0.067)
间接效应	-0.352*** (-2.754)	-0.108 (-1.508)	0.685*** (3.001)	-4.515 (-1.360)	0.142 (0.433)	-0.469 (-1.655)	0.064 (0.257)	0.017 (0.723)
地理经济距离嵌套矩阵								
城市贫困								
直接效应	0.134*** (3.268)	-0.163** (-6.429)	-0.179** (-2.386)	3.965*** (3.289)	-0.371** (-3.567)	-0.594** (-6.813)	-0.235** (-2.986)	-0.033** (-4.182)
间接效应	-0.797*** (-2.925)	-0.184 (-1.304)	0.981* (2.109)	-12.565 (-1.885)	-1.026 (-1.581)	-1.129** (-2.051)	0.740 (1.501)	-0.017 (-0.365)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0.190*** (4.191)	-0.262 (-9.369)	-0.062** (-0.738)	5.672*** (4.220)	-0.733** (-6.248)	-0.758** (-7.217)	-0.062 (-0.732)	0.001 (0.072)
间接效应	-0.988*** (-3.265)	-0.197 (-1.330)	1.832*** (3.473)	-16.949* (-2.339)	-1.297* (-1.815)	-1.799** (-2.827)	0.083 (0.160)	0.045 (0.926)

注:由 MATLAB R2016a 计算。括号内数据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出。从邻接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看,地理距离矩阵下,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周边地区贫困加剧,但可以缓解经济水平接近地区的贫困。具体来看,在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中,城市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0.339,农村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

间接效应系数为  $-0.286$  (见表 7)。而在地理距离矩阵情况下,劳动力流动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在劳动力流动虽然不能减缓地理上毗邻省份的贫困程度,却可以有效缓解嵌套地理与经济距离上毗邻地区的贫困程度。

## 2. 第二阶段的实证结果分析

2010~2019 年(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同样存在本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邻接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从本地区的直接效应看,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农村影响更大。以地理距离矩阵为例,城市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系数为  $0.125$ ,农村贫困为  $0.190$  (见表 8)。农村可能由于本地区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力资本流失和农业生产缺位导致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受损;城市可能因为劳动力流入程度越高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进而扩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一方面从收入角度导致城市贫困程度加深,另一方面通过身份分化与社会分层让中低收入的外来劳动力产生相对剥夺感。从邻接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看,劳动力流动对周边地区农村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考虑地理与经济距离的矩阵情况,城市和农村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0.797$  和  $-0.988$ ;仅考虑经济距离矩阵情况时,城市和农村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0.342$  和  $-0.352$  (见表 8);当考虑地理距离矩阵情况时,仅农村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负,城市贫困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间接效应系数不显著。这说明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不能有效缓解地理上邻近地区的城市贫困问题,但可以有效缓解地理上接近且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问题。

## 3.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异同比较

通过比较上述两个阶段的实证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1)从对贫困的影响方向看,劳动力流动对贫困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两阶段下劳动力流动均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显著缓解周边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对本地区而言,劳动力流动仅在第一阶段具有减贫效应,在第二阶段却会导致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加深。此外,第二阶段基础设施水平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交通水平越发达的地区贫困程度越深。可能是因为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比率的明显提升对流入地和流出地产生不同的影响。流入率越高,户籍壁垒、就业歧视、身份分化与社会分层等问题造成的流入地居民相对剥夺感越强。流出率越高,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智力外流等因素给流出地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大。(2)从对贫困的影响大小看,两阶段下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和农村的影响不一致。在第一阶段对本地区的减贫效应中,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的减贫效应更强;在第二阶段对本地区的增贫效应中,对农村的影响更大。这说明与第一阶段相比,劳动力持续流出给流出地带来的人力资本外流效应在第二阶段更为突出,且作用于农村地区的负面影响更大。

####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 1999~2019 年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发现:(1)从整体看,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减缓流入地的城市贫困程度,但导致流出地的农村贫困程度加深。(2)分阶段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城市贫困程度、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第一阶段(1999~2009 年)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缓解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程度,且具有空间外溢效应;而第二阶段(2010~2019 年)劳动力流动导致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加深,但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外溢效应可以显著减缓周边地区的农村贫困程度。(3)不同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的作用大小不同,第一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市贫困的减缓作用更强;第二阶段对农村贫困的加剧作用更强。(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的扩张不仅可以有效降低该地区的贫困程度,还对周边地区产生正的空间外溢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1)劳动力流动不仅对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产生影响,而且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影响周边地区的城乡贫困程度,新时期需要将城市贫困、农村贫困,尤其是城乡相对贫困纳入城乡贫困统一的治理体系,同时推动城市与农村、流入地与流出地扶贫政策与扶贫体系的有机衔接,校正以往扶贫过程中“重农村,轻城市”的误区和偏差。(2)基于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贫困影响异质性的发现,需要从宏观整体、流入地和流出地 3 个方面分类施策,发挥相互间的协同效应。首先,就全国范围而言,迫切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和 5G 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健全动态的流动人口监测、管理与服务平台。一方面,发挥其监测管理功能,避免外流劳动力成为“浮游群体”;另一方面,发挥其服务功能,既实现外流劳动力在就业、医疗、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信息的全国互联,又保障其与本地居民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均等化,从而降低劳动力外流成本,提升劳动力流动的收入效应与城乡减贫效应。在此过程中,可以借鉴日本单纯的“住民票”身份登记模式、基于居住区域的网格化身份管理模式以及逐步推行的“住民基本情况网络登记制度”,并辅之以与身份相分离的、较为完善的“国民健康保险计划”等流动人口身份和社会保障管理模式。其次,作为主要流入地的城镇,可积极推进落户积分制及城市群相互间的积分互认等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推动外来劳动力的“市民化”,发挥劳动力流动在城市的本地市场效应,进一步挖掘其对城市贫困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重视外来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与后续教育,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层次,降低针对外来人员的就业歧视及其与本地职工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提高外来劳动力在城市的融入度和幸福感,缓解城市相对贫困。再次,作为主要流出地的农村,需要改变传统劳务经济的单一思路,整合劳动力、人才和科技等多种要素和资源,避免出现因劳动力和人才流失对自身所带来的内

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实现自身的超常规发展。(3)基于劳动力流动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周边地区农村减贫的空间外溢效应,需要加强农村地区和城乡接壤地区的道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不仅有助于促进劳动力乡城转移和就近转移,发挥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影响的空间外溢效应,还有助于推动人才和科技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有机循环,促进乡村致富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这既是缓解城乡贫困和城市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又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

### 参考文献:

1. 都阳、万广华(2014):《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在减贫中的作用》,《经济学动态》,第9期。
2. 樊士德、江克忠(2016):《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证据》,《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3. 樊士德、朱克朋(2019):《农村劳动力流动、务工收入与家庭贫困——基于东部欠发达县域878户农户的实证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第6期。
4. 韩佳丽等(2018):《新形势下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连片特困地区的经验分析》,《人口学刊》,第5期。
5. 李晓阳、黄毅祥(2014):《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联动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6. 刘华珂等(2017):《农村劳动力转移减贫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农村经济》,第11期。
7. 刘一伟(2018):《劳动力流动、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贫困》,《财贸研究》,第5期。
8. 阮荣平等(2011):《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9. 孙亚南(2020):《农业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减贫》,《学习与探索》,第11期。
10. 单德朋等(2015):《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9期。
11. 张安驰、樊士德(2018):《劳动力流动、家庭收入与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现代经济探讨》,第3期。
12. 张桂文等(2018):《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13. 邹薇、樊增增(2020):《劳动力外流与资金汇回的净减贫效应》,《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14. Barro R.J., Lee J.W. (1993),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3):363-394.
15. Elhorst J.P. (2014), Matlab Software for Spatial Panel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37(3):389-405.
16. Taylor J.E., Rozelle S. and de Brauw A. (2003),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1):75-101.
17. Wouterse F.S. (2010), Migration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ereal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Burkina Faso.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1(5):385-395.

(责任编辑:李玉柱)